



小路

第一册

杜镇中 著

我所走过的路，
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曲曲弯弯的小路，
我是慢慢地，不停地沿着这条小路，攀越到
今天，我将继续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

-----杜镇中



杜镇中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六年，退休后，开始写回忆录《小路》



杜镇中在旧居备课，教了几十年的高等数学，还得认真准备一下。

简历

1944 年农历 10 月 28 日生于贵阳朱昌堡；

1954 年进贵阳南明区城南小学读书，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心想向少剑波学习，1960 年小学毕业；

1960 年进贵阳四中，同年加入共青团，毛泽东思想成了我生活的准则。确立了我热爱生活，孜孜不倦的人生观，1963 年初中毕业；

1963 年进贵阳一中，阶级路线把我变成了另人，我生活在恐怖烦恼中，1966 年高中毕业；

1966 年在贵阳一中参加“文化大革命”，偷偷跑到北京等地参观，并步行从贵阳到湖南韶山；

1968 年到绥阳旺草茅家铺光华当知青，不甘心命运的荒唐安排，并于 1970 年随农民到镇远修铁路；

1972 年元旦，在镇远铁路工地上，此时妈妈在贵阳逝世；

1972 年 12 月参加教育工作，在绥阳黄杨中学教书，面对苍天，舒了一口气；

1978 年考上大学，在贵州工学院师资班学习，从此和枯燥无味的数学打了 30 年的交道；

1982 年分到遵义师专数学系，1996 年被学院评聘为副教授，2008 年从遵义师院退休，再也听不到那令人心烦的总结报告，以打太极拳，拉二胡，摄影，录像，在电脑上处理图片，

编辑录像等活动，开始新的生活；

2009年7月开始整理回忆录，以谢父母在天之灵，以谢姐姐哥哥的帮助，以谢家人的关心，以谢各位老师，同学朋友的殷切期望，以谢我的各届学生的信任，以谢各路神仙的保佑。

全家福



前排右起：杜镇中，王书琴，王晨语，杜 华，卢星洁

后排右起：卢一鸣，王学勇，杜琳

第一章 齐陲三村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

即通常所说的“老家”。

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



右起：作者 杜镇中

大姐 杜镇蓁

二姐 杜镇莹

哥哥 杜镇恒

目录

1.扉页, 简历, 全家福.....	一 --- 七
--------------------	---------

第一册

第一章 贵阳三桥	1---12
第二章 通蟾巷.....	13---76
(一) 搬进通蟾巷 (13...21)	
(二) 父亲的逝世 (21...30)	
(三) 顽强生活 (30...47)	
(四) 开学了 (47...60)	
(五) 柴楼上 (60...76)	
第三章 城南小学.....	77---108
第四章 贵阳四中.....	109---188
(一) 初一(6)班	(109...125)
(二) 环城北路 140 号	(125...132)
(三) 当兵梦	(132...138)
(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38...169)
(五) 难忘的相会	(170...188)

第二册

第五章 贵阳一中.....	1---144
(一) 高中一年级	(1...24)
(二) 搬家	(25...28)
(三) 高二年级	(28...42)
(四) 高三年级	(42...52)
(五) “文化大革命”初期	(52...93)
(六) 步行串联	(93...111)
(七) 等待分配	(111...144)

第六章 知青生活..... 145---313

- (一) 茅家铺公社 (145...226)
- (二) 镇远修湘黔铁路 (226...264)
- (三) 难忘的 1972 (264...313)

第三册

第七章 新的征程.....1---

- (一) 中学教师培训班 ()
- (二) 黄杨中学 ()

第八章 贵州工学院师资班.....

第九章 遵义师院.....

- (一) 物理科教高等数学教师
- (二) “85 数学” 班的第一任班主任
- (三) 在化学学科任教
- (四) 打野鸭子
- (五) 工会财会中专班
- (六) 生物系中专班
- (七) “97 数学 (1)” 班
- (八) 四年制自考大专班 (樊林波)
- (八) “07 体育 (1), , (2) 班”

第四册

第十章 退休生活

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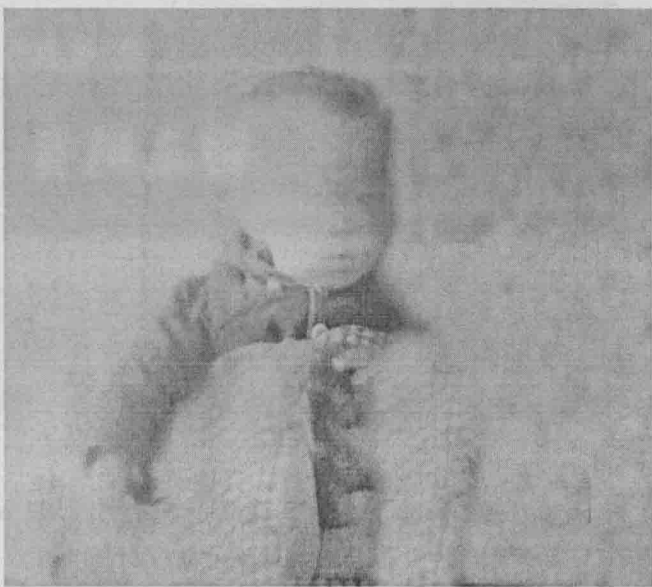
第五册

诗集

第一章 贵阳三桥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即通常所指的老百姓、布衣、草民，因此我的日记也是普普通通的，但它毕竟是我过去生活的记录，是我对那过去酸甜苦辣生活的美好回忆。我珍爱我的日记，如同珍爱我的生活。

我决心把我的日记整理出来，这是我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杜镇中，文中的“我”，襁褓中的作者

我出生于1944年农历10月28（甲申年），晨8时，（按照八字先生说法为：此时为，甲申乙亥辛亥壬辰）。换成公元为：1944年12月13日，星期三（或民国三十三年）。地点：贵阳朱昌堡。为了纪念父母，平时我以农历10月28为我的生日，这是父母给定的说法。

1944年，正是我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飞机的炸弹，在贵阳城区的爆炸，惊醒了木讷的山城人们。当地政府在东山上设置了大红灯笼，若远方传来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消息，立即升起红灯笼。当时贵阳人们，不时叮望着东山，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这硝烟弥漫的动乱年代，我准备要来闯荡这个世界。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为了安全，不得不离开贵阳，来到偏僻的朱昌堡。朱昌堡就是我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最早看见这个世界的地方。遗憾的是，当我有记忆以后，从未再回到朱昌堡。所以对于朱昌堡，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的地方是贵阳三桥。在两座大山之间，一条弯曲的石子铺成的公路，路边几间低矮的小木屋，小木屋前后各有一条水渠，前面那条水渠小一点，大约有一尺半宽，水流很急，水是从上游的小河里引过来的。小木屋和这条水渠之间相距6米左右，是一块长条形的坝子。这是我经常骑竹马游玩的地方。

我常常在门前的小坝子上，看着“嘟嘟嘟”开过的汽车，大人们说那是十轮卡车。有的汽车头旁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火炉，经常看见司机停车往炉子里添木炭，汽车一抛锚，司机便顺手拿出一根带有方形曲柄的长铁棍，从车头插进发动机，死劲转动铁棍，往往要转动十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才能发动汽车，司机已是满头大汗。这种老式汽车，现在，早已淘汰。现在的汽车，品牌很多，其发动、刹车都非常方便。

住在公路边，自然地受到汽车的影响，我经常把两手伸平，在门前的坝子上，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嘴里“嘟嘟嘟”哼个不停，仿佛是一部汽车在辽阔的大地上奔驰。这是我幼年时代少得可怜的游戏。

在这些小木屋里住着四家人，另外三家是，一家姓钟，一家姓何，一家姓申。钟家是开碾房的，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向钟家租赁的。我们的租赁的小木屋前后两间，总面积大约有 20 平方米。我们一家 6 口人（有时是 7 人，加上外公），就挤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在小木屋的后面，沿着小木屋的边缘是一条比较大的水渠，这是用来冲动碾房水轮机的，我们站在后门，手扶着门框边缘，探头就可以看见巨大的水轮机唧唧咕咕地旋转，象是在呻吟。说是后门，其实并没有路。大人蹲在门边，伸手就可以摸到水。每当我们站在后门，看着湍急的渠水，冲打在笨重的水碾上时，妈妈总要把我们拉开，赶紧把小木门关上。这时姐姐们总会神秘地解释，如果跌倒在水渠里，会被冲到水碾里面去，会被搅成肉酱。在这条水渠的下面，是一条小河，渠里的水，就是这条河通过上游的一个简单拦河坝引过来的。可以说我们用水很方便。遗憾的是，我和哥哥都很小，妈妈又管得严，要不然，我们很小就会游泳，说不定现在是游泳健将。

公路上经过的更多是马车。有一次，哥哥把钟家碾子上黑糊糊的机油刮下来，用一张包香烟的锡皮纸抱起，仍在马路上。然后我们躲在门后偷看。果然，一个赶马车的走过来，拣起来，打开一看，以为是鸦片烟，急忙揣在怀里。哥哥蒙着嘴大笑。这是童年的趣事。六十多年过去了，哥哥还记得这件好笑的趣事，这是他对三桥的眷恋。

沿着公路对面，往下走大约 60 米，就是何家。何家开了一个小商铺，专门卖马车上的配件，例如马鞭，马鞍，马掌，马钉，粗细不同的棕绳……妈妈闲暇时，常带我到何家去玩，我们称呼何家老板

娘为何伯妈，何伯妈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每天都要吸一口鸦片。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到何伯妈家去玩，正巧何伯妈要吸鸦片。何伯妈斜躺在床上，胸前摆放一个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把烟膏放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皮纸上，放在煤油灯的玻璃罩子上烘烤，然后用烟枪对着烟膏悠然地吮吸。我感到很稀奇，何伯妈把烟枪嘴放到我口里，叫我吸一口。我不知道是在吸还是在吹，一点感觉也没有。妈妈就牵着我回家了。



妈妈艾淑群，贵州省贵阳市人，生于公元1909年，农历9月24，于1972年元旦，在贵阳逝世，享年63。

申家就住在我们隔壁的楼上，她好像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厂里做工。她也是租钟家房子住。

就是这四户人家，构成了我们在三桥居住环境的小社会，这是一个平静和谐的小社会。

在这个平静和谐的小社会里，记得有一次过年，我和哥哥杜镇桓到何伯妈家拜年，何伯妈给我们每个人三个小糍粑，她把三个小糍粑重叠在一起，上面插一支香，让我们双手把小糍粑反背在背上，然后慢慢回家。这就是大人对我们小孩拜年的回报。当时我真小心，害怕糍粑从手里滑落到地上。

何伯妈的孩子都比我大，我仿佛记得有一个何姐姐，一个何哥哥，由于年龄相差大，我们几乎不在一起玩。何伯妈的丈夫，至今我已没有任何印象。

在这个平静和谐的小社会里，家庭比较富裕的是钟家，我们和申家都是租他家房子住的。他家碾房离我家只有一间房屋，我常常偷偷溜进碾房，看着直径比我还要高的石轮，沿着碾槽，在谷糠中笨重地爬行。隆隆隆的声音，使我感到恐怖。往往这个时候，我会突然被

人从后面抱起来，匆匆离开那个恐怖的房间。听大人们讲，有一只小猫曾在碾槽里被碾成了肉饼。

妈妈和这些人家的相处得很好。妈妈的人生哲学是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占别人的便宜；合得相邻好，如同捡片宝，妈妈不管走到那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戴。

妈妈名叫艾淑群，贵州省贵阳市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即己酉年九月二十四子时，或公元1909年1月6日。

妈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妈妈的父亲，即我的外公名叫艾耀轩，生于清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卯时。外公读了很多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没有职业，喜欢游玩，也喜欢替别人家操办红白喜事，例如写写墓碑，祭文，对联，等等，在这些方面，外公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凡是别人家的这些事情，他都全心全意去做，办得巴巴实实，比办自己的事情还要认真。由于坐吃山空，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传到外公手里，到后来几乎败落完了，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原来的朋友，多数不来往了。不得已，到女儿家来暂住。外公到我们家来，外公就成了我的识字启蒙老师。我坐在床上，外公把香签棍截成长短不齐的段节，在席子上拼成一些常用字教我读。大概这就是我所谓的“人之初”吧。

爹爹名叫杜树涛，贵州省安顺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六月十四，寅时，即公元1901年7月29日。年轻时离家出走求学，大概是读警校或是军校，出校以后，到警察局工作。一生喜欢结交朋友，当有三朋友来



外公 艾耀轩 生于清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卯时，在贵阳市城大南门外周家巷隔壁生长。

公元1961年8月初2中午3时寿终，享年73

家时，总是酒肉满桌，划拳舞动。酒桌上的菜，妈妈经常是不怨其烦，冷了重新加热，少了又添加。客人们是高谈阔论，真是人逢知己千杯少，不醉不休，不醉不英雄。妈妈通常不过问爹爹的事，自管做家务。对一些常客，只要一来家，妈妈就知道，肯定要在家里吃饭，不用问，也不用爹爹吩咐，自己就把酒饭准备好了。爹爹很满意。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原来住在贵阳威清门，可能我那时才一两岁。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铺面，卖粮食和杂货。可能客人太多，把小铺面吃垮了。妈妈和爹爹商议，搬家到三桥这个偏僻的小地方，租下这个小木屋住下。暂时避避这些朋友。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只要爹爹在家，仍然是三朋四友不断。爹爹遵循孔子的教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夫。”

吃吃吃，喝喝喝，吃得家里面上无

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中国老百姓是喜欢买置房子地产的，只要有一口饭吃，总要修一间房子，即使很小很小，很简陋很简陋的房子。有了房子，才有立足之地。小鸟都是有自己的窝的，人也要有自己的窝。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自己的窝。若干年以后，哥哥感叹地说：“我不明白，爹爹为什么连一间简陋的房子都没有？”



爹爹 杜树涛 贵州省安顺市人，生于公元 1901 年，农历 6 月 14，寅时生。1951 年病故于贵阳市通蟾巷 5 号



民国时期的威清门

妈妈和爹爹是在1938年11月25日结婚的。婚后从未吵过架。主要是妈妈的贤惠，谦让，勤劳，营造了一家人的和睦。

1939年农历10月25

生了大姐，起名：

杜镇莫



幼年时代的大姐
杜镇莫

1941年农历6月29，生了二姐，
起名：杜镇莹



幼年时代的哥哥
杜镇桓



爹爹杜树涛，妈妈艾淑群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订婚摄影

照片上的印章：右边为：树涛
左边为：淑群



幼年时代的二姐
杜镇莹

1943年农历8月
初1生了哥哥
起名：杜镇桓

1944年农历10月28，
晨8时，在贵阳朱昌
生了我，

起名：杜镇中。

哥哥杜镇桓后
来在工作中，很多人
不认识“桓”字，误
读成“恒”字，哥哥
认为这个“恒”字代
表了有恒心，干脆把
杜镇桓改成了杜镇
恒。

当我们在威清
门住时，拍留下了右
面这张宝贵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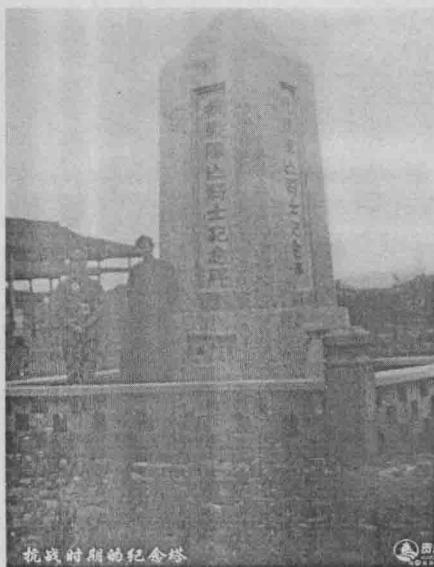


说起三桥，现在是贵阳一个繁华的地方。可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这里是贵阳偏僻的郊区。从贵阳通往四川的旧公路上，在靠近贵阳城边是头桥，一座石拱桥，连接了南来北往的汽车，马车和行人。贵阳的人们都熟悉头桥，热爱头桥。从头桥往北约一公里，是二桥。二桥地处两山之间，公里到这里拐了一个弯。这里原来是很荒凉的。从二桥继续往北，公路沿山脚延伸，大约又一公里，便到了三桥。这是只有一拱的小石桥，桥面没有桥栏杆。再往北走1百米，就是我们的住所。这一带是很清静的，只有小河哗哗哗的流水声，伴随偶尔汽车嘟嘟嘟的叫声。从我们家继续往北，公路要上坡，大约一里路程，便是三桥重镇。这里是一个三叉路口，三叉路中央，耸立着一个纪念塔。贵阳市有两个纪念塔。一个在大南门外，新华路口。大部份贵阳人都知道这个纪念塔。现在这个地方，虽然塔被撤除了，但是地名仍叫纪念塔，是公交车站集中地地方。另一个纪念塔，便是三桥

这个纪念塔。很多贵阳人不知道这个纪念塔。这两个纪念塔，都是为纪念某抗日军队建立的。现在由于公路扩建，两个纪念塔都折除了。

三桥有一个小学，名叫三桥小学。从我们住家沿着小河往上游走，过一个石板

小桥，再沿着山脚的小路，半里路程就到三桥小学。这是一个几间小木板房子的简陋小学，有一个泥土小操场。在当时，这算是当地豪华的学校了。大姐杜镇莹；，二姐杜镇



贵阳南门外纪念塔。为纪念原国民党 102 师（师长：柏辉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九千多官兵而修建。

该塔于 1941 年底动工，次年落成。塔身的三面均刻有塔名：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另镌刻有 102 师抗战期间在各主要战役的作战经过，阵亡将士为国捐躯的事迹、各级阵亡军官名字等内容。解放后，由于道路改造，纪念塔被拆除，但“纪念塔”地名一直沿用到今。

莹就在这个学校读书。那一年，大概是读四年级，她们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全校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这是我们四姐妹兄弟的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妈妈艾淑群良好家教的第一次显露。

我经常随二姐杜镇莹到三桥小学去玩，放学时，学生要排队集合，学校要对学生训话。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二姐排在队伍里，这时一个男生被拉到前面的旗杆下，大概这个男生犯了某种校规，他被一个男老师，估计是学校管事的，用木棒狠狠打了几棍。可能那时允许老师打学生，“黄金棍下出好人”。我吓得不敢出声，担心自己也要被打。

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和二姐一边走一边采摘路边的小花，突然二姐指着一簇宽叶子的植物对我说：“这是何麻，不能摸，摸了手要发痒的。”我看着何麻，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突然伸手，用二指去戳了一下它。立竿见影，我的二指又痒又疼，我本能地大哭起来。二姐立刻拿着我的二指，在她的头发上来回摩擦，说也真灵，一会儿我的手就不痒不疼了。从此我认识了何麻，再也没有去招惹这可怕的植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多月以后，即11月上旬，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西南各省的国民党政府迅速溃退，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解放军五兵团刚进入湘西还未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从贵阳向西逃奔晴隆县。使当时已拥有3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贵阳出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社会秩序很混乱。两天后，从黔东南节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解放军入城

节败退的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又进驻了贵阳，他提出“坚壁清野”，妄图在贵阳以三光政策来与解放军对抗。面对着解放军又未进城，形势又更加严峻的非常危急的紧急关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贵阳市民众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简称临治会），推举众望所归的老省长老将军卢焘出任主任委员。卢焘将军与临治会其他同志一道，一方面采取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积极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又气又急，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在11月14日清晨，刘伯龙派特务逮捕了卢焘，并拉到二桥转弯塘杀害了。卢焘将军遇害时，离贵阳解放仅仅12小时。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刘伯龙杀害了卢焘以后，也向西逃窜。谷正伦原来是卢焘的部下，向来与刘伯龙不合，听说卢焘将军被他杀害，气得吐血。就在11月18日，即卢焘将军被害后5天，在晴隆县设下鸿门宴，将刘伯龙乱枪射死。谷正伦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查，立马逃到香港，找了一个地方躲藏起来，后来又听信蒋介石的甜言蜜语，飞到台湾。蒋介石虽然没有惩罚谷正伦，但已不信任他。谷正伦于1953年因病死于台湾。

解放初期，我家隔壁住了许多解放军叔叔，他们给我很多子弹壳玩，他们讲话的声音，我听不懂，但我喜欢他们。令我奇怪的是，过了几天，他们就走了，一两天后，又来了一些新的解放军叔叔。当时我那能知道，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争还在进行。新旧政权还在进行激烈的，最后的较量。